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

武吉來到溪邊，見子牙獨坐垂楊之下，將漁竿飄浮綠波之上，自己作歌取樂。武吉走至子牙之後，款款叫曰：「姜老爺！」子牙回首，看見武吉，子牙曰：「你是那一日在此的樵夫。」

武吉答曰：「正是。」

子牙道：「你那一日可曾打死人麼？」

武吉慌忙泣告曰：「小人乃山中蠢子，執斧愚夫，那知深奧。肉眼凡胎，不識老爺高明隱達之士。前日一語，冒犯尊顏。老爺乃大人之輩，不是我等小人，望姜老爺切勿記懷，大開仁慈，廣施側隱，只當普濟群生！那日別了老爺，行至南門，正遇文王駕至，挑柴閃躲，不知塌了尖擔，果然打死鬥軍王相。此時文王定罪，理合抵命。小人因思老母無依，終久必成溝壑之鬼，蒙上大夫散宜生老爺為小人啟奏文王，權放歸冢，置辦母事完備，不日去抵王相之命。以此思之，母子之命依舊不保。今日特來叩見姜老爺，萬望憐救毫末餘生，得全母子之命。小人結草啣環，犬馬相報，決不敢有負大德！」

子牙曰：「『數定難移』。你打死了人，宜當償命。我怎麼救得你？」

武吉哀哭拜求曰：「老爺恩施，昆蟲草木，無處不發慈悲，倘救得母子之命，沒齒難忘！」

子牙見武吉來意虔誠，亦且此人後必有貴，子牙曰：「你要我救你，你拜吾為師，我方救你。」

武吉聽言，隨即下拜。

子牙曰：「你既為吾弟子，我不得不救你。如今你速回到家，在你床前，隨你多長，挖一坑塹，深四尺。你至黃昏時候，睡在坑內；叫你母親於你頭前點一盞燈，腳後點一盞燈。或米也可，或飯也可，抓兩把撒在你身上，放上些亂草。睡過一夜起來，只管去做生意，再無事了。」

武吉聽了，領師之命，回到家中，挖坑行事。

母說：「我兒，你去求姜老爺，此事如何，」

武吉對母親一一說了一遍。母親大喜，隨命武吉挖坑點燈。

子牙三更時分，披髮仗劍，踏罡布斗，掐訣結印，隨與武吉厭星。

次早，武吉來見子牙，口稱：「師父。」

子牙曰：「既拜吾為師，早晚聽吾教訓。打柴之事，非汝長策。早起挑柴貨賣，到中時來講談兵法。方今紂王無道，天下反亂四百鎮諸侯。」

武吉曰：「老師父，反了那四百鎮諸侯？」

子牙曰：「反了東伯侯姜文煥，領兵四十萬，大戰遊魂關；南伯侯鄂順反了，領三十萬人馬，攻打三山關。我前日仰觀天象，見西岐不久刀兵四起，雜亂發生。此是用武之秋，上心學藝，若能得功出仕，便是天子之臣，豈是打柴了事。古語有云：『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』又曰：『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。』也是你拜我一場。」

武吉聽了師父之言，早晚上心，不離子牙，精學武藝，講習六韜。

散宜生一日想起武吉之事，一去半載不來。宜生入內庭見文王，啟奏曰：「武吉打死王相，臣因見彼有老母在家，無人養侍，奏過主公，放武吉回家，辦其母棺木日費之用即來；豈意彼竟欺滅國法，今經半載，不來領罪，此必狡猾之民。大王可演先天數以驗真實。」

文王曰：「善。」隨取金錢，占演凶吉。

文王觀卦點首歎曰：「武吉亦非猾民，因懼刑自投萬丈深潭已死。若論正法，亦非鬥毆殺人，乃是誤傷人民，罪不該死。彼反懼法身死，如武吉深為可憫！」歎息良久，君臣各退。

光陰似箭，歲月如流。文王一日與文武閑居無事，見春和景媚，柳舒花放，桃李爭妍，韶光正茂。文王曰：「三春景色繁華，萬物發舒，襟懷爽暢，孤同諸子、眾卿，往南郊尋青踏翠，共樂山水之歡，以效尋芳之樂。」

散宜生前啟曰：「主公，昔日造靈臺，夜兆飛熊，主西岐得棟梁之才，主君有賢輔之佐。況今春光晴爽，花柳爭妍，一則圍幸於南郊，二則訪遺賢於山澤。臣等隨使，南宮适、辛甲保駕，正堯舜與民同樂之意。」

文王大悅，隨傳旨：「次早南郊圍幸行樂。」

次日，南宮适領五百家將出南郊，眾武士披執，同文王出城，行至南郊，共享三春之景。行至一山，見有圍場，布成羅網。文王一見許多家將披堅執銳，手執掃杆鋼叉，黃鷹獵犬，雄威萬狀。

文王見怎樣個光景，忙問：「上大天，此是一個圍場，為何設於此山？」

宜生馬上欠身答曰：「今日千歲遊春行樂，共幸春光。南將軍已設此圍場，俟主公打獵行幸，以暢心情，亦不枉行樂一番，君臣共樂。」

文王聽說，正色曰：「大夫之言差矣！昔伏羲黃帝不用茹毛，而稱至聖。當時有首相名曰風后，進茹毛與伏羲；伏羲曰：『此鮮食皆百獸之肉，吾人饑而食其肉，渴而飲其血，以之為滋養之道；不知吾欲其生，忍令彼死，此心何忍。』

「朕今不食禽獸之肉，寧食百草之粟。各全生命以養天和，無傷無害，豈不為美。」伏羲居洪荒之世，無百穀之美，尚不茹毛鮮食；況如今五穀可以養生，肥甘足以悅口。孤與卿等踏青行樂，以賞此韶華風景，今欲聘孤等之樂，追麋逐鹿，較強比勝，聘英雄於獵較之間。」

「禽獸何辜，而遭此殺戮之慘！且當此之時，陽春乍啟，正萬物生育之時，而行此肅殺之政，此仁人所痛心者也。古人當生不翦，體天地好主之仁。孤與卿等何蹈此不仁之事哉。速命南宮适，將圍場去了！」

眾將傳旨，文王曰：「孤與眾卿，在馬上歡飲行樂。」

觀望來往士女紛紜，踏青紫陌，鬥草芳叢，或攜酒而樂溪邊，或謳歌而行綠圃。君臣馬上，忻然而歎曰：「正是君正臣賢，士民怡樂。」

宜生馬上欠背答曰：「主公，西岐之地勝似堯天。」

君臣正遯行樂，只見那邊一夥漁人作歌而來：「憶昔成湯掃桀時，十一征兮自葛始。堂堂正大應天人，義一舉民安止。今經六百有餘年，祝網恩波將歇息。懸肉為林酒作池，鹿臺積血高千尺。內荒於色外荒禽，嘈嘈四海沸呻吟。我曹本是滄海客，洗耳不聽亡國音。日逐洪濤歌浩浩，夜觀星斗垂孤釣。孤釣不如天地寬，白頭俯仰天地老。」

文王聽漁人歌罷，對散宜生曰：「此歌韻度清奇，其中必定有大賢隱於此地。」命辛甲：「與孤把作歌賢人請來相見。」

辛甲領旨，將坐下馬一磕，向前厲聲言曰：「內中有賢人，請出來見吾千歲！」

那些漁人齊齊跪下，答曰：「吾等都是『閑』人。」

辛甲曰：「你們為何都是賢人？」

漁人曰：「我等早晨出戶捕魚，這時節回來無事，故此我等俱是『閑』人。」

不一時，文王馬到。辛甲向前啟曰：「此乃俱是漁人，非賢人也。」

文王曰：「孤聽作歌，韻度清奇，內中定有大賢。」

眾漁人曰：「此歌非小人所作。離此三十五里，有一磻溪，溪中有一老人，時常作此歌，我們耳邊聽的熟了，故此隨口唱出此歌，實非小民所作。」

文王曰：「諸位請回。」眾漁人叩頭去了。

文王馬上想歌中之味，好個「洗耳不聽亡國音。」

散宜生欠背言曰：「『洗耳不聽亡國音』者何也？」

昌曰：「大夫不知麼？」

宜生曰：「臣愚不知深意。」

昌曰：「此一句乃堯王訪舜天子故事。昔堯有德，乃生不肖之男；後堯王恐失民望，私行訪察，欲要讓位。一日行至山僻幽靜之鄉，見一人倚溪臨水，將一小瓢兒在水中轉。」

「堯王問曰：『公為何將此瓢在水中轉？』」

「其人笑曰：『吾看破世情，卻了名利，去了家私，棄了妻子。離愛慾是非之門，拋紅塵之徑，避處深林。蠶鹽蔬食，怡樂林泉，以終天年，平生之願足矣。』」

「堯王聽罷大喜，『此人眼空一世，亡富貴之榮，遠是非之境，真乃仁傑也。孤將此帝位正該讓也。』」

「王曰：『賢者，吾非他人，朕乃帝堯。今見大賢有德，欲將天子之位讓爾，可否？』」

「其人聽罷，將小瓢拿起，一腳踏的粉碎，兩隻手掩住耳朵，飛跑跑至溪邊洗耳。正洗之間，又有一人見一隻年來吃水。」

「其人曰：『那君子，牛來吃水了。』那人只管洗耳。」

「其人又曰：『此耳有多少穢污，只管洗？』那人洗完，方開口答曰：『方纔帝堯讓位與我，把我雙耳都污了，故此洗了一會，有誤此牛吃水。』」

「其人聽了，把牛牽至上流而飲，那人曰：『為甚事便走？』」

「其人曰：『水被你洗污了，如何又污吾牛口？』當時高潔之士如此。此一句乃是『洗耳不聞亡國音』。」

眾官在馬上俱聽文王談講先朝興廢，後國遺蹤。君臣馬上傳杯共享，與民同樂。見了些桃紅李白，鴨綠鵝黃，鶯聲嘹啞，紫燕呢喃，風吹不管遊人醉，獨有三春景色新。

君臣正行，見一起樵夫作歌而來：「鳳非乏兮麟非無，但嗟世治有隆污。龍興雲出虎生風，世人慢惜尋賢路。君不見耕莘野夫，心樂堯舜與黎鋤。不遇成湯三使聘，懷抱經綸學左徒。又不見一傅巖子，蕭蕭笠甘寒楚。當年不入高宗夢，霖雨終身藏版土。古來賢達辱而榮，豈特吾人終水滸。且橫牧笛歌清晝，慢叱黎牛耕白雲。王侯富貴斜暉下，仰天一笑俟明君。」

文王同文武馬上聽得歌聲甚是奇異，內中必有大賢。命辛甲：「請賢者相見。」

辛甲領命，拍馬前來，見一夥樵人，言曰：「你們內中可有賢者？請出來與吾大王相見。」

眾人放下擔兒，俱言：「內中並無賢者。」不一時文王馬至。

辛甲回覆曰：「內無賢士。」

文王曰：「歌韻清奇，內中豈無賢士？」

中有一人曰：「此歌非吾所作。前邊十里，地名磻溪，其中有一老叟，朝暮垂竿，小民等打柴回來，磻溪少歇，朝夕聽唱此歌，眾人聽得熟了，故此隨口唱出。不知大王駕臨，有失迴避，乃子民之罪也。」

王曰：「既無賢士，爾等暫退。」眾皆去了，文王在馬上只管思念。又行了一路，與文武把盞，興不能盡。春光明媚，花柳芳妍，紅綠交加，粧點春色。

正行之間，只見一人挑著一擔柴唱歌而來：「春水悠悠春草奇，金魚未遇隱磻溪。世人不識高賢志，只作溪邊老釣磯。」

文王聽得歌聲，嗟歎曰：「奇哉！此中必有大賢。」

宜生在馬上看那挑柴的好像獍民武吉。宜生曰：「主公，方纔作歌者像似打死王相的武吉。」

王曰：「大夫差矣！武吉已死萬丈深潭之中。前演先天，豈有武吉還在之理。」

宜生看的實了，隨命辛免曰：「你是不是拿來。」辛免走馬向前。

武吉見是文王駕至，迴避不及，把柴歇下，跪在塵埃。

辛免看時，果然是武吉。辛免回見文王，啟曰：「果是武吉。」

文王聞言，滿面通紅，見吉大聲喝曰：「匹夫！怎敢欺孤太甚！」隨對宜生曰：「大夫，這等狡猾逆民，須當加等勘問。殺傷人民，躲重投輕，罪與殺人等。今非謂武吉逃躲，則先天數竟有差錯，何以傳世。」

武吉泣拜在地，奏曰：「吉乃守法奉公之民，不敢狂悖。只因誤傷人命，前去問一老叟。離此間三里，地名磻溪，此人乃東海許州人氏，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道號飛熊，叫小人拜他為師，傳與小人：回家挖一坑，叫小人睡在裏面，用草蓋在身上，頭前點一盞燈，腳後點一盞燈，草上用米一把撒在上面，睡到天明，只管打柴，再不妨事。千歲爺，『螻蟻尚且貪生，豈有人不惜命。』」

只見宜生馬上欠身賀曰：「恭喜大王！武吉今言此人，道號飛熊，正應靈臺之兆。昔日商高宗夜夢飛熊而得傳說；今日大王夢飛熊，應得子牙。今大王行樂，正應求賢。望大王宣赦武吉無罪，令武吉往前林請賢士相見。」

武吉叩頭，飛奔杯中去了。

文王君臣將至林前，不敢驚動賢士，離數箭之地，文王下馬，同宜生步入林。

武吉趕進林來，不見師父，心下著慌；又見文王進林。

宜生問曰：「賢士在否？」

武吉答曰：「方纔在此，這會不見了。」

文王曰：「賢士可有別居？」

武吉道：「前邊有一草舍。」

武吉引文王駕至門首。文王以手撫門，猶恐造次。

只見裏面來一小童開門。文王笑臉問曰：「老師在否？」

童曰：「不在了。同道友閑行。」

文王問曰：「甚時回來？」

童子答曰：「不定。或就來，或一二日，或三五，萍梗浮蹤，逢山遇水，或師或友，便談玄論道，故無定期。」

宜生在傍曰：「臣啟主公：求賢聘傑，禮當虔誠。今日來意未誠，宜其遠避。昔上古神農拜常桑，軒轅拜老彭，黃帝拜風後，湯拜伊尹，須當沐浴齋戒，擇吉日迎聘，方是敬賢之禮。主公且暫請駕回。」

文王曰：「大夫之言是也。命武吉隨駕入朝。」文王行至溪邊，見光景稀奇，林木幽曠，留戀不捨。宜生復勸，文王方隨眾文武回朝。

抵暮，進西岐，俱到殿前，文王傳旨，令百官：「俱不必各歸府第，都在殿廷宿齋三日，同去迎請大賢。」

內有大將軍南宮适進曰：「磻溪釣叟恐是虛名，大王未知真實，而以隆禮迎請，倘言過其實，不過費主公一片真誠，竟為愚夫

所弄。依臣愚見，主公亦不必如此費心，待臣明日自去請來。如果才副其名，主公再以隆禮加之未晚。如果虛名，可叱而不用，又何必主公齋宿而後請見哉。」

宜生在旁厲聲言曰：「將軍！此事不是如此說！方今天下荒荒，四海鼎沸，賢人君子多隱巖谷。今飛熊應兆，上天垂象，特賜大賢助我皇基，是西岐之福澤也。此時自當學古人求賢，破拘攣之習，豈得如近日欲賢人之自售哉。將軍切不可說如是之言，使諸臣懈怠！」

文王聞言大悅，曰：「大夫之言，正合孤意。」

於是百官俱在殿廷歇宿三日，封武吉為武德將軍。然後聘請子牙。

文王至第四日，沐浴整衣，極其精誠。端坐鑾輿，扛抬聘禮，前往磻溪，來迎子牙。笙簧滿道，竟出西岐。不知驚動多少人民，扶老攜幼，來看迎賢。

文王帶領眾文武出郭，逕往磻溪而來。行至三十五里，早至林下。

文王傳旨：「士卒暫在林外筍住，不必聲揚，恐驚動賢士。」

文王下馬，同散宜生步行，入得林來，只見子牙背坐溪邊。文王悄悄的行至跟前，立於子牙之後，子牙明知駕臨。故作歌曰：「西風起兮自雲飛，歲已暮兮將焉為？五鳳鳴兮真主現，垂竿釣兮知我稀。」

文王曰：「賢士快樂否？」

子牙回頭，看見文王，忙棄竿一傍，俯伏叩地曰：「子民不知駕臨，有失迎候，望賢王恕尚之罪。」

文王忙扶住，拜言曰：「久慕先生，前顧不虔；昌知不恭，今特齋戒，專誠拜謁。得睹先生尊顏，實昌之幸也。」命宜生：「扶賢士起。」子牙躬身而立。

文王笑容攜子牙至茅舍之中。子牙再拜，文王同拜。王曰：「久仰高明，未得相見。今幸接丰標，祇聆教誨，昌實三生之幸矣。」

子牙拜而言曰：「尚乃老朽非才，不堪顧問。文不足安邦，武不足定國，荷蒙賢王枉顧，實辱鑾輿，有辜聖意。」宜

生在傍曰：「先生不必過謙，吾君臣沐浴虔誠，特申微忱，專心聘請。今天下紛紛，定而又亂，當今天子，遠賢近佞，荒淫酒色，殘虐生民，諸侯變亂，民不聊生。吾主晝夜思維，不安枕席。久慕先生大德，側隱溪岩，特具小聘，先生不棄，共佐明時，吾主幸甚，生民幸甚。」

「甚日先生何苦隱胸中之奇謀，忍生民之塗炭；何不一展緒餘，哀此菴獨，出水火而置之昇平。此先生覆載之德，不世之仁也。」宜生將聘禮擺開。

子牙看了，速命童兒收訖。宜生將鑾輿推過，請子牙登輿。子牙跪而告曰：「老臣荷蒙洪恩，以禮相聘。尚已感激非淺，怎敢乘坐鑾輿，越名僭分。這個斷然不敢！」

文王曰：「孤預先相設，特迓先生，必然乘坐，不負素心。」子牙再三不敢，推阻數次。

宜生見子牙堅意不從，乃對文王曰：「賢人既不乘輿，望主公從賢者之請。可將大王逍遙馬請乘。主公乘輿。」

王曰：「若是如此，有失孤數日之虔敬也。」彼此又推讓數番，文王乃乘輿，子牙乘馬。權聲載道，士馬軒昂。時值喜吉之辰，子牙來時，年已八十。

文王聘子牙，進了西岐，萬民爭看，無不忻悅。文王陞殿，子牙朝賀畢，文王封子牙為右靈台丞相，子牙謝恩，偏殿設宴，百官相賀對飲。

其時君臣有輔，龍虎有依。子牙治國有方，安民有法，件件有條，行行有款。西岐起造相府，此時有報傳進五關。泛水關首將韓榮具疏往朝歌，言姜尚相周。